

二十一世紀評論

生態問題與中國環保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陈方正

撒拉森人阿都拉認為世界上沒有比人更奇妙的事物了，三威赫墨斯也宣稱：「人是何等的奇迹啊！」……憑着敏銳的感覺，理性的探究，智力靈光，他成為處於永恆與流變間的自然之闡釋者……讓我們輕視地上萬物，甚至天上群星，將塵世置諸腦後，直趨崇高上主的天庭，在彼處雖然眾天軍、天使、座天使高居上位，但我們也不甘叨陪末座，而要挺身向前，分享他們的尊貴與榮耀。只要我們意志堅強，那麼相比就絕對不會遜色。

——梅蘭多拉：《論人的尊貴》

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工業化和後工業時代建設，世界的面貌全然改變了。「人」好像真個已經能夠取代上帝，能夠主宰蒼茫大地的沉浮了。不過，隨着現代文明的擴張，它的限制也就愈來愈明顯，地球上的寶貴資源行將竭耗。而所有這些問題核心的，則是人類社會本身——它的貪婪、自私、短視、殘酷紛爭、缺乏自制。

文藝復興時代年少氣盛的梅蘭多拉 (Pico della Mirandola) 在弱冠之年發表《論人的尊貴》(On the Dignity of Man)，一口氣提出九百道命題公開挑戰歐洲的哲人文士。在這份氣吞江河的宣言中，他要為人掙得與眾天軍、天使同等地位，那離開至高無上的天主，只有半步之遙了。這崇高理想和無限雄心深深吸引、激發了第一流的心靈和天才，賦予他們探險家、發現者，乃至上帝般的創造力和使命感——像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 Buonarroti)、拉斐爾 (Raphael) 等就都被當時後世公認為功奪造化，其創造力之神聖奇妙直有如上帝。十六世紀的藝術家如此，十七世紀的科學家，十八九世紀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亦何獨不然？在他們的孜孜探究，精研覃思，和呼籲鼓吹之下，大自然的奧秘解破了，國家、社會組織出現翻天覆地變化，人類所駕馭的力量迅猛增長，「人」好像真個已經能夠取代上帝，能夠主宰蒼茫大地的沉浮了。

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工業化和後工業時代建設，世界的面貌全然改變了：高樓大廈如雨後春筍擠滿不斷滋生的城市，鐵軌和高速公路在大地上密織網

羅，機械化農場、牧場取代了山林田疇，百千萬流水生產線不捨晝夜吐出冰箱、電腦、汽車和一切人所需要或者不需要的物品。像梅蘭多拉所夢想的那樣，人憑着理性、智力和意志終於馴服了大自然，創造嶄新文明，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不過，隨着現代文明的擴張，它的限制也就愈來愈明顯：《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道盡了環境污染和毒化，持續乾旱和高溫反映了溫室氣體所帶來的氣候變異，石油危機更提醒我們：地球上的寶貴資源行將竭耗。而在所有這些問題核心的，則是人類社會本身——它的貪婪、自私、短視、殘酷紛爭、缺乏自制。也就是說，在經濟與生產上已經邁向全球整合與理性化的現代文明，在社會組織與國際關係上卻仍然處於個體中心和非理性階段：京都溫室氣體排放協議的擱淺和伊拉克石油資源的掠奪，就是最好的例子。

然而，人類社會的整合和理性化到底意味甚麼呢？當然，最基本的，是在生產、建造和消費過程中消除，或者最大限度減低污染和浪費——工廠排出物的淨化，稀缺物質的替代和循環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可降解(degradable)物質的發展，等等。這和多細胞生物必須發展出如腎臟那樣高效率的淨化器官，是相同的。廣而言之，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基本上還是由當前的消費和生產需求所推動；如何使得未來的資源匱乏和污染代價問題充分反映於今日的價值體系，當是人類社會邁向理性化的主要課題。事實上，今日的科技控制能力已經達到分子層面和納米尺度，許多環境問題之所以仍然未曾解決，是不為而非不能，而其所以不為，則是由於缺乏強大推動力所致。「污染消費」的觀念和「環保工程」的興起可以說是在資本主義體制內企圖解決此問題的開端。

然而，環境是公共和長遠問題，單憑市場的「無形之手」，而沒有代表社會整體與長遠利益的政府來建立保護機制，也就是立法、監測和強制執行，那是還是沒有可能根本解決的；而政府的眼光、態度、決心，則取決於社會整體。所以，如許多環保團體和「綠色運動」活動家所反覆指出，真正的問題很可能是在於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所滋生的大眾消費社會本身：官能享受的放縱與無止境的物欲追求，以及極力鼓吹、頌揚和滿足這種衝動的文化，才是現代社會真正癥結所在。不徹底改變這種文化，和孕育、支持這種文化的體制，那麼無論科技如何先進，政府如何努力，如何苦口婆心，都無異於杯水車薪，飲鴆止渴，不可能從根源上改變環境的長遠問題。誠然如此，但是，文化從來都不是可以清楚界定的信條，所以資本主義和目前頗受注意的社群主義也許大不必視為非此則彼的對立兩極：在各種環境立法和環保團體、公益基金會逐漸壯大之後，大眾消費社會自然會從內部產生制衡力量和出現實質性改變。換言之，代表消費衝動的商業力量與代表長遠思慮的反省精神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將會逐步轉移，最後甚至可能導致社會體制本身之改變。

這說法似乎有點缺乏原則，像是隨波逐流。那不無道理，因為，說到底，現代文明是從人的合理需要和欲望出發的，而何謂「合理」則隨着文明發展而變動，過去認為奢侈或神奇的，例如高樓大廈、代步舟車、電視、電腦、空調等等，都已成為現代生活所必需，我們絕不可能在「合理需求」與「奢侈欲望」之間畫一清楚界線；另一方面，要滿足這些需求，則大規模工業生產和隨之而至的

許多環境問題之所以仍然未曾解決，是不為而非不能；而其所以不為，則是由於缺乏強大推動力所致。單憑市場的「無形之手」，而沒有代表社會整體與長遠利益的政府來建立保護機制，還是沒有可能根本解決的。如不改變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所滋生的消費文化，和孕育、支持這種文化的體制，那麼無論科技如何先進，都不可能從根源上改變環境的長遠問題。

環境污染與資源耗竭殆不可避免。發展經濟與保存自然是現代文明的兩個基本原則，而它們是相互衝突，難以調和的，在目前還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更高原則來統攝兩者，來消解其衝突。在此情況下，人類也就只好任由雙方力量來決定適當的平衡點。

當然，有人認為更高原則已經找到了。例如，深受佛教和甘地 (Mahatma Gandhi) 思想影響，比「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 更徹底得多的所謂「深生態學」(Deep Ecology) 運動，就提出了要從根本上破除「人為中心」的價值觀，代之以「眾生平等」(「眾生」指一切生命形式) 和「萬物皆為一體」的有機世界觀，從而追求「有生界」的複雜化、多樣化和有機連繫，並且在這個大原則下重新規劃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技術、社會、文化。這無疑是個美好的哲學或者宗教夢想，在政治上也並非完全沒有吸引力。然而，在實際上，它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恐怕仍然只不過是充當「環保主義」的左翼，略為增加其哲學色彩和號召力而已。

為甚麼呢？道理很簡單：「有生界」本身的自然結構就是高度層級化，就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在其中各個物種、各個基因都必須根據「自我中心」的基本原則不斷進化，以求自身之延續、興旺和擴張。人在漫長的自然進化過程中由於智力的突破而成為「萬物之靈」，其豢養、役使萬物以待奉人的觀念不但在基督教和儒家兩大文化體系中被遵奉為普遍原則，而且，也是和生物界的許多群體現象，例如螞蟻之飼養蚜虫，完全相一致的。倒反而是積極保護環境與其中物種，以及節約各種資源的思想，是根植於人類的智力和長遠思慮，是在人以外的自然界所未曾有，也絕不可能出現。因此，歌頌一切自然生命，呼籲尊重其本有價值，這作為詩歌或者宗教追求固然動人心絃，但要認真的把它高抬到當今人類文化的新原則，要以此來衡量今後一切制度，恐怕就不那麼實際了。

更何況，到底甚麼是生命——它包括經過基因改造的，試管裏面創造的，和可能在納米實驗室中製造的一切嗎？——也已經不那麼清楚了。也許，人是大自然從瓶子裏面釋放出來的巨靈；也許，他現在對自己的能力也感到害怕了，但又有誰能夠把他哄回到瓶子裏面去呢？梅蘭多拉強調上帝造人是沒有模型，不拘一格的，所以這樣訓示人：「我將你造成既不歸天界，亦不屬塵世，生命既非有窮，亦非不朽，以使你能夠傲然矗立，自由決定立身之道和行事為人。執意冥頑不靈，或者立志超凡入聖，其選擇之權盡在於你。」當然，當大自然從沉睡中醒來，發動颶風、海嘯、火山，乃至讓隕石墜落，天崩地裂之際，人類仍然顯得那麼渺小和無助，其趨近上帝寶座之想更是狂妄和可笑。但是，即使如此，人類的自由意志也仍然是真實和與生俱來的。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地球的未來——它的大氣、海洋、土地、資源，還有瀕危的草原、森林、沼澤、紅樹林，以及眾多瀕危物種的前途，今日已經交到我們手中，將由我們的選擇而決定。這沉重亦復可怕的命運，是成為萬物之靈的人再也無法脫逃的了。

發展經濟與保存自然是現代文明的兩個基本原則，而它們是相互衝突，難以調和的，在目前還沒有任何人能夠提出更高原則來統攝兩者，來消解其衝突。「深生態學」運動實際上恐怕仍然只不過是充當「環保主義」的左翼，略為增加其哲學色彩而已。無論我們願意與否，地球的未來今日已經交到我們手中，將由我們的選擇而決定。

陳方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前所長。